夷堅志

夷堅丁志序

凡甲丁四書爲十一百有五十事亡慮三十萬言有觀而笑者曰詩書易春秋通不贏十萬言司馬氏史記上下數千載多纔八十萬言予不能玩心聖經啓瞷門戶顧以三十年之久勞勤心口耳目瑣瑣從事於神奇荒怪索墨費紙殆半太史公書曼澶支離連犿丰釀聖人所不語楊子雲所不讀有是書不能爲益毫毛無是書於世何所欠既已人可笑而又稽以爲驗非必

出於當世賢卿大夫蓋寒人野僧山客道士瞽
巫俚婦下隸走卒凡以異聞至亦欣欣然受之
不致詰人何用考信茲非益可笑與予亦笑曰
六經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若太史公之說吾
請即子之言而印焉彼記秦穆公趙簡子不神
奇乎長陵神君圯下黃石不荒恠乎書荊軻事
證侍醫夏無且　留侯容貌證畫工侍醫畫工
與前所謂寒人巫隸何以異善學太史公宜未
有如吾者子持此古歸姑閱其笑也日戊志

聖像暴露取所餘三門屋蔽之而覆以茅未幾又摧敗路人至買蒻笠繫於像頂以遮雨日堯卿忽得病凡半年四體臭腐血液交流痛苦萬狀親朋問訊者莫敢窺其戶旦死見黃衣人來追明言理會拆觀事李守及象求之彰亦相繼亡獨堯卿受禍最酷李盖為所誤云村墟民覩咎證如此共率錢粟作屋三間移像事之如故時紹興二十七年也後五年予聞之於知軍向仲德士俊云

夷堅丁志卷第

夷堅丁志目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十四事

卷第七　十六事

戴樓門宅　林氏壻婢

王厚蘿蔔　天台玉蟾蜍

濟州逆馬　南京龜蛇

秉國大夫　朱勝私印

大軍王　張氏獄

湯史二相　荊山客邸

夏二娘　華陰小廳子

武昌州宅　大庾疑訟

卷第十 十三事

卷第十一　十四事

卷第十二　十六事

卷第十五　十六事

卷第十六

卷第十七

劉堯舉

卷第十八

卷第十九

卷第二十　十三事

郎巖妻
蛇妖
紅葉入懷
姚師文
昧承議
興國道人
烏山媼
黄資深
二狗
楊氏竈神
徐以
巴山蛇
陳磨鏡

凡二百九十二事

夷堅丁志卷第一 十二事

王浪仙

温州隱者某居於瑞安之陶山所處深寂以耕稼種植自供易筮如神每歲一下山賣卦卦直千錢率十卦即止盡買歲中所用之物以歸好事者或齎金帛經月邀何然出未十里卦已滿數不復肯更占郡人王浪仙本書生讀書不成決意往從學值其出再拜於塗便追隨入山爲執奴僕之役稍稍白所求隱者亦爲說大槩又

舉是歲所占十卦使演其義王疲精竭慮似若
有得彼殊不以爲能曰汝天分止此不可彊進
也遺出山然王之學固已絕人矣有以墓域訟
者求決焉其卦遇賁曰爲墳穴土此不勝之兆
後踰月前人復來又筮之遇蒙曰兆非先卦比
冢上有草當即日得直既而盡然西游錢塘時
杭守喜方技至者必厚待之然久而乖戾輒寘
諸罰不少貸王書刺曰術士王浪仙守延入迎
問曰君名有術曾聽五更城上鼓角聲乎曰聞

之其驗如何曰內外皆平寧但今夕二鼓後法當有婦人告急者王還客舍廂卒數人已先在曰君何苦來此前後流配者不知幾人矣今我輩相臨何由得脫翌日未明守招與言曰昨語甚神夜適二鼓通判之婦就蓐扣門來求藥眞所謂婦人告急也自此館遇加禮遂詢休咎對曰今年某月某日午時召命下守固篤信者屈指以須至期延幕僚會飯王生預席守曰王先生謂吾今日忝召節諸君試共證之食罷及午

寂無好音坐客皆悚既過四刻許促問至再王
趍立廷下覷日影賀曰且至矣須臾郵筒　發
封見書果召赴闕守謝以錢百萬約與偕入京
三日遠郡鄙人願一識都邑俛俾發身但家貧
特甚俟送公上道暫還鄉持所賜與妻子然後
兼程而北不爲晩守許之既行或問其故曰使
君雖被召而前程不見好處殆難面君也守未
至國門乃別除郡踰年而卒王生不知所終
僧如勝

永嘉僧如勝與鄉僧行脚至臨安憩道店見小兒擲卦影者勝筮之兆云有玉在土中至九月十六日當出土兒曰吉卦也鄉僧得兆畫官人挽弓射一僧兩矢不中後一矢貫其足下有龍蟠兒不能曉僧自推之曰我必將以薦作長老至三乃効耳人龍者君象我且游京師庶或幸

未幾鎮江太守具帖疏備禮延如勝住甘露寺正以九月十六日鄉僧亦喜謂且繼此得志數年無所成會杭卒陳通作亂僧避入南山督

出至山腰蔽樹視下賊黨數輩行陘中仰髙亂
射以搜伏兵連發三矢最後正中僧足别一僧
坐于傍曰隆上坐乃始驗卦中象無一不應云

左都監

修武郎左良紹興二十八年爲婺州兵馬都監
赴幕官王作德日休晚集歸家已夜兩人隨之
而入至中堂乃覺良怒曰汝何爲者敢至此執
具一痛棰之首有兩角屹然良知其陰吏也猶
不肯釋其一從後捽良胥仆坐遂冥冥長往將

曉乃懟言被追到冥府二使方白其拒抗之罪主者審姓名對曰婺州都監左良主者曰吾命逮左琅何關此人事即放還良行十餘步回顧則二使者已對縶於廡間矣明日同官來問良疾具說其故良嘗在張魏公府爲帳下氣幹甚偉自再生之後神觀索然蓋人與鬼鬭爲所傷云

許提刑

靖康冬金人再度河河北提刑許亢坐棄洛口

奔潰竄吉陽會中原亂不之貶所與二子及從卒十餘人間關至南康不欲與州郡相聞但入廬山一小寺棲止僕因摘園蔬與僧爭閧僧密詣郡告云遭潰兵行劫實繫有徒郡守李定信之即調兵授甲圍其寺盡縛亢父子并從卒送獄亢至廷下大呼稱枉且具言平生資歷定曰豈有曾爲監司所至不出謁而避匿者乎諭獄吏研鞫不得情乃遣孔目吏入囚室陽與好言探跡具酒同飲了無盜劫之狀亢倉黃南來妻

妾淪落告敕不一存無以自明定疑不可解
長子善占夢亢語之曰吾夢父子持繖行雨中
已而大風起吹三繖皆半裂飛去是何祥邪子
泣曰夢殊不吉此父子離散爲三之象也是夕
孔目又來携酒殽甚盛與三許劇飲且滿酌屬
亢曰提刑勉一醉少頃徙兩令郎它舍矣會罷
各分因之過夜半悉以鐵椎擊死定上奏自言
有除盜之功未報而卒凡豫其事者一月句繼
死唯孔目獨存鄂陵人周西瑞號曾知南康軍

周祥

與定先後隔政其子𣪍聞之於孔目云亢以武舉得官

夏氏骰子

夏㢘字幾道衛州汲縣人崇寧大觀閒居太學甚久未成名家故貧至無一錢同舍生或相聚博戲則袖手旁觀時從勝者覓錙銖俗謂之乞頭是也一夕東帶焚香對局設拜曰㢘聞博具有靈敢以身事敬卜今年或中選願於十擲内賜之渾化不然將東書歸耕無復進矣祝罷

挼莎擲焉六子皆赤夏愕喜不敢自信又祝曰
至誠齋心以平生為禱恐適者偶然願更以
告復再投之三采皆同乃再拜謝神既是歲果
於莫儔牓登科後官至中大夫川陝宣撫司參
議官其家藏所卜骰子奉之甚肅 右一事周穀說

治挑生法

莆田人陳可大知肇慶府肋下忽瘇起如生癰
癤狀頃刻間大如盌識者云此中挑生毒也俟
五更以 豆嚼試若香甘則是巳果然使擣川

升麻爲細末取冷熟水調二大錢連服之遂洞下瀉出生葱數莖根鬚皆具瘴即消續煎平胃散調補且食白粥經旬復常雷州民康財妻爲蠻巫林公榮用鷄肉挑生值商人楊一者善醫療與藥服之食頃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膜中有生肉存已成雛形頭尾觜翅悉肖似康訴于州州　林置獄而呼楊生令具疾證及所用藥其略云凡喫魚肉瓜果湯茶皆可挑初中毒覺胸腹稍痛明日漸加攪刺滿十日則物生能動騰

上則胷痛沉下則腹痛積以瘦悴此其候也在
上鬲則取之其法用熱茶一甌投膽礬半錢於
中候礬化盡通口呷服良久以雞翎探喉中即
吐出毒物在下鬲則瀉之以米飲下鬱金末二
錢毒即瀉下乃碾人參白术末各半兩同無灰
酒半升納缾內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出溫
服之日一杯五日乃止然後飲食如其故

挑氣法

從事郎陳遹爲德慶府理官鞫一巫師獄巫善

挑氣其始與人有罅隙欲加害則中夜扣門呼
之俟其在內應荅語言相聞乃以氣挑過是人
腹肚漸脹日久腹皮薄如紙窺見心肺呼吸喘
息病根牢結藥不可治獄未成而死江瑮鳴三
作守以事涉誕怪不敢寘於典憲但杖脊配海
南此妖術蓋有數種或呪人使腹中生鼈者或
削樹皮呪之候樹復生皮合而死者然不得所
以治法 右二事陳通說

南豐知縣

紹興初某縣知縣趙某季子二十歲未授室與館客處於東軒及暮客歸子獨宿書院聞窗外窸窣有聲自牖窺之一婦人徘徊月明下方駭噩間已傍窗相揖驚問云汝何人竊至此曰我東鄰女也慕君讀書踰墻相從肯容我一聽乎欣然延入留不使去自是曉往夕來子神情日昏悴飲食 削父母疑而扣焉不以告密訊左右者曰但聞每夜切切如私語又時嬉笑久欲白而未敢父 知爲鬼所惑徙歸同榻寢即寂

然踰月顔色膳飲稍復舊一日獨處房中忽大呼求救似爲人捽髻而出驅行甚速舉家不知所爲婢僕兵卒挽而力不可制迤邐由書院東趍後園繞出門去愈速將至八角大井邊欻仆地不醒家人共扶舁歸移時乃能言云實與婦人往還久及徙室不復來今旦父母在堂上忽見從外入忿怒特甚戟手肆罵曰許時覔汝不得元來只在此便向前捽我髻盡力不能脫直造井傍以手招井内即有無數小鬼出皆長三

二尺交拽我勢且入井俄一白須翁坐小涼轎
僕從三十輩目園角奔而至傳呼云不得不得
羣鬼悉斂手翁叱曰著棒打僕從舉挺亂擊皆
還井中翁責婦人曰我戒汝不得出那敢如是
婦低首斂衽無一言又曰元有大石鎮井上今
何在僕曰宅內人與將搗衣矣咄曰不合動著
鞭婦人數十罵之曰汝安得妄出爲生人害況
郎君自有前程耶逐入井命別扛巨石窒于上
告我曰吾乃上地也來救郎君郎君性命幾爲

此鬼壞了歸語家中人此石不可動也語罷復升轎去此子後得官仕至南豐宰

金陵邸

紹興初朝士赴調臨安過金陵投宿官舍從僕解擔散去獨坐堂上良久東邊房門自開一奴蓬首出青衫白袴瞠目視之舉手指胷曰胷中有玉環問君知不知蹙然復入士駭怖不能支幾欲墮地驚魄小定方攝衣正席西邊房門又開一婦人衫裙俱青抱嬰兒以出亦瞠目而視

指其兒曰官人殃殺我語訖遽入房士肝膽皆震欲走而足不能步欲呼而聲不能出移時僕自外至急徙於客邸迷罔者終日

夷堅志丁第一卷終

夷堅丁志卷第二　二十事

鄒家犬

筠州新昌縣民鄒氏豢犬極馴每主翁自外歸無問遠近必搖尾跳躍迎于前鄒生嘗負租繫獄踰旬得釋比還家日已晚犬喜異常時爪誤罥王衣衣爲之裂鄒以爲不祥　妻曰我恰出獄犬乃爾遼山寺方作屋吾欲犒匠可殺犬烹之副以麪五斗往妻如其言明日鄒詣寺命童負一合自隨至則僧待於門迎白曰勿啓合得

非以犬與麪來乎鄒愕然問所以僧曰擅越入坐堂上茲事言之則不忍不言則負所託昨夜夢檀越之父曰我以貪戀故不能超脫託生爲本家犬故見吾兒歸必出迎適以其釋囚係而還喜其誤敗其衣兒遂與婦謀而殺我充饌雖然就死亦幸捨畜身若得免刲臠之苦師恩厚矣生時有銀若干密埋于竈外恐爲人盗取常睡卧其上煩戒吾兒發取之爲作佛事以資冥福持所餘尚足營生也鄒聞言悲慟且云大日

夜　寢于彼遂瘞之寺後歸發其藏果得銀如數乃設水陸於寺中

張敷夢醫

廬陵人張敷精於醫術浪跡嶺外甞僑寓潮州夢人邀去大屋沈沈如王居立俟門左吏導之使入及廷下望其上帟幕赫然主人冠服正坐一少年著淺色衣紅勒巾引敷上診脉敷云腎藏風虛恐耳鳴爲害冠服者曰連日正苦耳痛看得極好且覔藥傾少年可與錢二十千敷未

暇予藥驚而寤不省爲何處疑必神祠也明日徧訪求至南海行廟盡憶所歷引而上者蓋東廡小殿王子也登正殿瞻視神像左耳黃蜂巢焉即謹剔去焚香再拜而退又明日郡之稅官折簡來云客船過務敗稅抵言是君家物果否敫念初無此亟往證其妄見舟人已繫梁閒遙呼曰某乃劉提舉姻家蔡秀才田客知君與提舉厚又與監稅游故託以爲詞爾敫爲營解縱去既而蔡來謝且餉布帛之屬正直二十千提

舉者劉景也

管樞密

縉雲管樞密 師仁 爲士人時正旦夙興出門遇大鬼數輩形貌獰惡叱問之對曰我等疫鬼也歲首之日當行病於人間管曰吾家有之乎曰無之曰何以得免曰或三世積德或門戶將興或不食牛肉三者有一焉則我不能入家無疫患遂不見

小孤廟

呂　中赴湖北轉運舟行過小孤山入謁廟見案上古銅洗甚奇有款識愛之曰予神以所用銅盆　去寘諸行李舟中揚帆而上薄晚繫纜獨此舟不來明日先行達九江商人繼至言後一舟沉溺方呼岸上人漉取輜重呂亟遣往視果也篙師云離廟下未遠便若有物縶柂歷百計取之不能動初無風濤正爾覆溺點檢所載雖濕壞皆不失獨銅洗不知所如矣他日有客至廟中蓋宛然在故處

冨池廟

興國江口冨池廟吳將軍甘寧祠也靈應章著舟行不敢不敬謁牲牢之奠無虛日建炎間巨寇馬進自蘄黃度江至廟下求盃珓欲屠興國神不許至于再三進怒曰得勝珓亦屠城得陽珓亦屠城得陰珓則　廟　焉復手自擲之一墮地一不見俄附著于門頰　去地數尺屹立不墜進驚懼拜謝而出迄今龕護於故處過者必瞻禮殿內高辟上亦有二大珓虛綴楣間相

傳以爲黃巢所擲也

濟南王生

濟南王生參政　曾宗人也登第出京行數里間憩道旁舍主人亦士子留飲之酒望舍後横屋數楹簾幙華楚問爲　曰某提舉赴官閩中單車先行留家於此以俟迎吏今累月矣遣窺其内隱隱見女子往來甚少艾注目不能去抵暮留宿主人夜與語因及鄉里門閥審其未爲言提舉家一女極韶媚方相託議親乎有

意否生欣然唯恐不得當也主人爲平章翌日約定女之母邀相見曰吾夫遠官鍾愛息女謀擇對甚久不意邂逅得佳壻彼北在旅不能具六禮一 相與略之乃草草備聘財擇日成昏且許生挈女歸濟南須至閩遣信來迎旣别不復相聞生不以爲疑女固自若歷四五年生二子起居嗜好與常 不殊但僮僕汲水時只用前桶而弃其後以爲一 絜自携 婢來几調飪紉縫非出其手不可夜則令卧床下 告生云我

體中不佳略就枕切勿入房驚我生然之俄頃震雷飛電大雨滂沛火光煜然盡室危怖移時始定女與婢皆失所在矣初生之入京道經某處龍母祠因入謁覩龍女塑容端麗心爲之動默念他年娶妻如此足慰人心及出門有巨蛇蟠馬鞍上驅之弗去始大恐復詣祠拜而謝過泊出乃不見後遇茲異識者疑其龍所爲云

海鹽道人

王觀復待制本崇寧初爲海鹽令當春月啓縣

賣酒游人杳至王長子鉞字秉義年十餘歲亦 目焉逢一野道人舉手前揖呼爲供奉談笑久之乃去鉞悪其官 歸以白父莫測所謂也後十年政和官制行 西頭供奉官爲秉義郎始悟道人之言乃更名鈇而字承可

二鼈哦詩

王承可侍郎建炎末居分寧田舍夢黑衣男女僅三十輩兩人如夫婦立於前餘皆列于後泣拜乞命夢中似許之明日縱步門外逢村民負

鼈來　置地上二人者居前餘二十六枚在後恍憶昨夕事盡買之放諸溪流是夜夢一墨衣來謝且哦詩兩句云放浪汪湖外全勝沮洳時然有自得之貌喜色可掬蓋向者處陂澤之間而爲人所取也

張通判

乾道六年縉雲人張某爲韶州通判隨行僕與婢　事敗擒付獄陰諭録參吳君使斃之吳以白郡守周濟美元周以爲不可使正法具獄杖

配隸嶺北張意不滿擇木廳軍校使云殺之而歸當厚賞校奉命就道越二日拉殺之于南雄境上是夜周夢僕泣訴曰某有罪賴使君全活之恩今竟爲通判所殺幸使君 之明日窮治其事軍校者已歸趣治之亦坐決配張在書室見僕立于前方以未押行爲怒忽所覩即仆地遂得疾暴下踰旬而卒

孫士道

福州海口巡檢孫士道嘗遇異人授符法治病

甚簡易神應響荅提刑王某之弟婦得疾為物憑焉斥王君姓名呼罵不絕口如是踰年禳祀禱逐無不極其至不少瘥聞孫名遣招之孫請盡室齋戒七日然後冠帶焚香親具狀投天樞院弟婦已知之云孫廵檢但能治邪鬼爾如我負冤何及孫至邀婦人使出王曰病態若此呼者必遭咄罵豈有出理孫曰試言之婦欣然應曰諾火須盥洗即出矣良久整衣斂容如平時見孫曰我一家四人皆無罪而死於非命旣得

請上天必索償乃已法師幸勿多言且披其示之云被酷如此寃安得釋孫但開曉勸解使勿爲厲即再三拜謝而入孫密告王曰公憶南劒州事乎王不能省孫先已書四人姓名于掌內展示之王　首不語意殊悔懼蓋昔通判南劒日以盜發屬邑往督捕得民爲盜囊橐者禽其大婦戮之其女嫁近村間父母被害亟來哭悲號忿詈王怒又執而戮之女方有娠實四人併命也孫曰此寃於吾法不可治特可暫寧爾

它日疾再作勿見喚也自是婦稍定越兩月復然訖王死婦乃安

潮州孕婦

乾道三年潮州城西婦人孕過期及產兒才如手指大五體皆具幾百枚蠕蠕能動以籃蒲載投于江婦人亦無恙古今無此異也

張注夢

邵武人張汪紹興丁卯秋試夢人以箸插于髻曰子欲高薦當如此乃可既寤熟思之曰吾

汪若首加點則爲注乃更名　是年果薦送將

試春官又夢綠衣小兒自　中曳其衣曰勿遽

往可待我也既而不利至乾道己　始以免舉

再行而同里丁朝佐亦預計偕二人同登科朝

佐正生於丁卯始悟前夢戲謂　曰爲爾小子

我二十一年相與大笑而已

劉道昌

劉道昌　本豫章丘子略識字嗜酒亡　橫

肆閒嘗以罪受杖于府羞見儕輩不敢歸徑登

滕王閣假寐夢道士持一卷書寘其袖曰謹祕此行之可濟人雖父兄勿示也戒飭甚至既在袖間頓覺神思洒落視其文蓋符呪之還家即繪事真武象爲人治病行醮所書之符與尋常道家篆法絶異　所療治或服符水或擲香爐灰或呪棗殊爲簡易且告人曰夜必有報應無不如意以治牛疫亦皆愈郡人久而知敬共作真武堂居之初將鑿池取水施病盡忽有泉涌于庭極甘洌及加浚治正得一古井今

其術盛行而道書不可得見但以符十許道刻石云

李家遇仙丹

豫章丐者李全舊隸建康兵籍紹興辛巳之戰傷目折足汰爲民而病廢不能治生乃乞於市二枴以行目視荒荒索塗甚苦每過王侍郎宅門必與數錢忽連日不至謂必死矣經半月復來則雙目瞭然行步輕捷自説逢道人授藥万且戒我服之有効當貨以濟人勿冒没圖利

日　七百錢便足問其姓不肯言我積所丐今一
藥服之十日眼已見七分而脚力如舊矣
即用其方賣藥持大扇書李家遇仙丹揭二
于竿服者皆驗然所得未嘗過七百錢一日多
至兩千遂卧病不能出錢盡乃安時乾道已丑
歲也

劉三娘

豫章狂婦劉三娘病心　每持二木箠相敲擊
終日奔走于市衣　藍　垢汗好辱駡人夜或

宿祠廟中雖有子爲兵然視之汨如也宋
樞密樸獨識爲異人張如瑩尚書澄作守常呼
入府舍留三兩夕　飲食或弃廷下或　矢被
久之忽告常所往來者曰某日吾當死已而
果然其子瘞諸野後半年　馹往長沙見之擊
筮如故馹　問曰三娘爾死矣那得在此笑曰
寄語吾兒在北甚安再三問不對亦不復再見
歸語其子發視　處空空然
興國獄卒

興國軍司理院有囚抵法當陵遲獄卒李鎮行刑囚告之曰死不可辭幸勿斷我手將不利於爾家鎮不聽至市先斷其二手曰看汝將奈我何越二日鎮妻生子兩腕之下如截時王濆榷川爲通判親見之

丘氏象禍

乾道六年南雄州攝助教丘悦家病瘦其家大猪育數子或人頭雞頭豹首馬首儼如塑繪瘟鬼狀遂殺　祭而禳之其禍愈甚悦與妻皆死

長子如岡　鄉鷹亦夫婦併亡凡八九喪百計禱禬久　乃定此近豕禍也

宣城死婦

宣城經戚方之亂郡守劉龍圖被害郡人為立祠城中喋血之餘往往多丘墟民家婦任娠未産而死瘗廟後廟旁人家或夜見草間燈火及聞兒啼久之近街餅店常有婦人抱嬰兒來買餅無日不然不知何人也頗疑焉嘗伺其去躡以行至廟左而沒他日再至留與語密施紅線

綴其裾復隨而往婦覺有追者遺其子而隱獨紅線在草門冢上因收此兒歸訪得其夫家告之故共發家驗視婦人容體如生孕已空矣舉而火化之自育其子聞至今猶存荆山編亦有一事小異

白沙驛鬼

南劒州東界白沙驛素多物怪行客僕厮單寡莫敢宿紹興甲戌方務德侍郎滋帥閩幕府八人來迎皆宿是驛時當初暑並設榻堂上

方就杭主管機宜王曉忽驚魘呼衆起燭視之尚為紛拏抵鬬之狀良久乃醒云適睡猶未熟有白衣婦人來床見逼驅逐不去且吾衣不置諸君起方相捨耳衆視曉袒服碎如懸鶉為之通夕秉燭不敢寐

李元禮

福州福清人李元禮紹興二十六年為漳州龍溪主簿攝尉事獲強盜六人在法七人則應改京秩李命弓手冥搜一民以充數皆以贓滿論

死李得承務郎財受告便見冤死者立於前悒悒不樂方調官臨安同邸者扣其故頗自言如此亟注　州同安縣以歸束擔出城鬼隨之不置僅行十里宿龍山邸中是夜暴卒此卷皆王稚川說

夷堅丁志卷第二